

第四十五回 畏天威烏喜縛渠魁 定蠻方紅旗飛捷報

話說眾軍士，每人一包土拋在城下，頃刻堆起一座山來，高與城齊。寶珠一聲令下，燈火齊明，眾人蜂擁而上，松勇、劉斌、松筠三人，拔刀先發。花殿齊正在巡城，見官兵十分齊集，慌忙就自己用槍來亂刺，被松勇奪住槍桿，用力一拉，順手一摔，花殿齊那裡當得松勇的神力？直撞下來，跌了十丈多遠，攢成一個肉餅子。

苗兵見花帥跌爛，一聲喧嚷，松筠用刀亂砍，劉斌手執鐵尺，打落好些下城。眾兵丁蜂屯蟻聚，吶喊助威，苗兵都下城頭，保那丞相、邱廉開南門逃走。寶珠入城安民，不許妄殺，暫歇軍馬，候苗王的動靜，苗王見那丞相、邱廉率領殘兵回來，知道花殿齊陣亡，大為吃驚，手足無措，對邱廉道：「邱大王，你誤了寡人，也更可恨花殿齊徒大言勸寡人興師，到中華擾亂，今日天兵到此，百口何辭？他是死有餘辜，教寡人如何處置？」對兩班文武道：「諸卿有何妙計，以退敵兵？」眾人面面相覷。

那苗王泣道：「平日高爵厚祿，諸卿安然享受，此刻兵臨城下，竟無一人為寡人分憂，豈不可歎！倒不如速速投降，以免生靈塗炭。」說罷大慟，各官皆哭。苗王道：「諸卿枉讀詩書，空談今古，到此艱難之際，全無應變之方，奈何徒作楚囚，而欲以一哭了臣職耶！寡人在位二十年，又無德政，何忍以餘孽遺害子民？爾等速具降箋，到軍前投遞罷。」

旁邊轉出國舅佟奇角來奏道：「王駕休慌，微臣受國厚恩，願以性命報答，同那丞相前去，決一死戰！萬一不能成功，再降亦未為晚也。」苗王道：「足見愛卿報國的忠心，寡人方寸已亂，不能主持進退之機，諸卿共議。」起身含淚入宮。

當晚帶兩名內侍，私自上城，望了一遍，見北方天都紅了。內侍道：「此皆松營燈火之光也。」苗王心驚膽戰，回宮同國母商議，就差侍衛烏喜，悄悄先將邱廉捉住，怕他溜走，這也是苗王的作用，留個退步。

且說國舅佟奇角，丞相那延洪，領了幾員將士，收拾三萬苗兵，殺出城來。在路遇見寶珠的兵馬，兩邊紮定，劉斌出戰，寶珠親自督軍。佟奇角用刀指定罵道：「你家盡使詭計，破了我多少關津，我今日前來，與你誓不兩立，不怕的，快來拼個雌雄！」劉斌大怒，舉刀來迎，鬥了八十合，松筠出陣助戰，當不起國舅捨命死戰，劉斌先自敗回。

寶珠怒道：「今日功已垂成，爾敢失吾銳氣！」拔劍欲斬劉斌。眾將跪下馬前苦求，寶珠總不肯聽。瞥見松筠又敗下來，連忙收住寶劍道：「劉總戎國家棟樑，本帥安忍殺之？不過與之相戲，以試其膽量何如耳。」說罷擲劍大笑，烈烈如鴉鳴，眾將都看呆了。

寶珠在將士手中，奪了一把大刀，縱馬衝上沙場，眾將勇氣百倍，一哄而進。那丞相、佟國舅死命敵住，不肯少卻。官兵奮勇爭先，木納庵門中了一箭，皮垂蔽眼，納庵用手扯去其皮，血流滿面，大叫道：「不趁今日殺賊，更待何時！」四個先鋒，齊衝入陣。官兵各執長刀如牆而進。寶珠自己下馬，抱鼓大擂，又指揮兩翼精兵齊出，盡是黑龍江的馬隊，將苗兵截為三段，彼此不顧，紛紛倒退。官兵亂殺亂砍，斬首二萬餘級，剩下幾個殘兵，降的降，走的走，三萬人馬，只有數百人回城。

那丞相見四面無路，就倒戈請降，兵丁將他捆了。佟國舅還勉力廝殺，兀裡木等一些大將圍住，又戰了一會工夫，支持不住，力竭也被擒拿。寶珠收兵，升座大帳，諸將侍立兩旁，今日格外整齊。有武士解佟國舅、那丞相，從刀槍林子裡攢進來，喝令跪下。那丞相伏地叩頭，哀求乞命，佟國舅立而不跪，亂跳亂罵。

寶珠嫣然微笑，對那丞相道：「身為丞相，既不能保國家疆土，而又不肯死命沙場，一味的搖尾乞憐，偷生怕死，徒然遺笑於人耳！這種無用之徒，要你何用。本帥偏教你速死，不許你貪生。」吩咐推出轅門斬首。又教放了佟國舅，送他好好回城，此等忠勇之人，不可輕慢。松勇道：「元帥既放國舅，何不連那丞相一齊放去？今日元帥反殺降將，日後將士誰復來降者？」寶珠道：「大功已成，何必計及後日。且那丞相決不可留，本帥別有深意，非爾所知也。」說罷，目視松勇而笑。

傳令獲住的苗兵，投降的將士，盡數放回，寫了一張諭帖，並那丞相的首級，與他們帶去，勸苗王降順，決不加害；如果執迷不悟，城池攻破，玉石俱焚。就慢慢拔寨起行，到了城外，立定大營，暫為歇息。

次日，正要去圍城，只見城門大開，苗王面縛輿襯，背剪著步行出來，後面子姪親臣，捧著國寶圖籍，又有一輛囚車，將邱廉囚在裡面。寶珠接進大營，替他解去綁縛，苗王伏地，不敢仰視。寶珠著中軍扶起來，同他見禮，分賓主而坐，開口就叫他放心，本帥並不相害，還要上本力保，仍教的永鎮南方。苗王叩謝。寶珠著將囚車推進後營，好生看守。苗王就要請寶珠入城，寶珠道：「王駕且留此暫宿一宵，明日一早，本帥陪王駕進城便了。」當晚下令各城門，都派了自己將士分守。又吩咐紮了老營，依山傍林，進退曲折，分二十四座旗門，聯絡三百餘里。

次日天明，苗王用大木闊板搭過城頭，紮了兩座大牌樓，張燈結綵，皇子撒鈴進營，跪請三次。寶珠吩咐起馬，炮響九通，旗分五色，刀槍劍戟，密密層層，旄鉞旌旗，齊齊整整，二十四都統，擁護威嚴，數十萬雄軍，無嘩肅靜。對子馬腰懸利刃，中軍官手執令旗。八手提爐，香煙直上；半朝鑾駕，儀仗平分。龍鳳旗，星辰旗，威風旗，督陣旗，遮天蔽日；刀斧手，捆綁手，抬槍手，洋炮手，按部分班。得勝鼓，號令頻催；行軍樂，凱歌迭奏。馬上將士，掛鋼懸鞭；部下兒郎，荷戈執戟。先鋒開路，人似虎而馬如龍；武士排班，弓上弦兮刀出鞘。藤牌軍，高超低逐，堆成一片烏雲，錦衣隊，後擁前遮，裁就千重紅錦。孔雀翎密如林立，寶石珍珠似星羅。皂纛旗飄，金鈴墜腳；紅羅傘罩，繡帶翻風。誠一代之偉人，掌三軍之司命！桃花馬上，爭羨他花容月貌俏郎君；細柳營中，誰知緯武經文奇女子！

寶珠率領眾將，排齊隊伍，苗王在前騎頂馬，人聲寂寂，鴉雀無聞。只聽得馬蹄之聲，如潮水一般，浩浩蕩蕩，過了城頭。寶珠細看，真好個繁盛城池，煙戶稠密，街道寬平，家家戶戶，掛紫懸紅，擺列香案。一直進了朝門，苗王要請寶珠御正殿，寶珠不肯，就在偏殿坐下。侍衛諸將，長戈短戟，分列兩旁，丹墀下親兵佈滿。苗王率子姪親臣，文武各官叩見。寶珠談了一會，大排筵席，水陸並陳，連城外兵將，都有犒勞。苗王敬了三杯酒，眾兵將在下面，歡呼暢飲，寶珠心中亦覺快樂。苗王見寶珠這副絕代花容，也就羨慕，又知他才十八歲，格外稱奇，不覺五體投地。

晚間就在偏殿歇宿，調一萬錦衣軍，紮在宮牆之外。寶珠拜本人都報捷，說苗王投降，邱廉捉獲，南方皆平，請旨定奪。點了五萬人馬，著松勇、劉斌到羅華島捉邱廉子姪家屬。不日捉到，一概上了囚車。又差松筠去接墨腳、紫雲、綠雲到來。苗王又有一番管待，只道紫雲是元帥的愛姬，更加倍趨，奉送了盛席進來，撥了十名宮女伺候。寶珠來書下詔，那丞相、烏喜

無事，不是到營中巡視，就是同紫雲閒談。晚間入宮，淺斟細酌，高興起來，還要紫雲彈唱。如今四月初六日是紫雲的生辰，寶珠替他做壽，大開筵宴，請諸將飲酒。眾人誰不奉承，都來拜壽。苗王還是極力的巴結，送戲過來，熱鬧非常。

寶珠入內，另治一樽，同紫雲對酌。紫雲道：「你真會頑，這不把我折殺了嗎？」寶珠道：「這叫做山中無大樹，茅草也為尊。」紫雲道：「許多官員，拜我生日，我有多大的福氣？」寶珠道：「你是姨太太，誰肯說你，有什麼消受不起？」紫雲啐了一口。

寶珠笑道：「人不把你當做姨太太，誰肯這樣恭維？今天我這番盛意，似乎不枉你此來辛苦一場。」紫雲笑道：「在這地方，還不聽你胡鬧麼？大姑老爺回去，說開來，成個甚麼話呢！」寶珠道：「你不必慮，我自有的處置。」二人對飲，行令唱曲，鬧了一會。紫雲道：「你此刻真樂極了。」寶珠笑道：

「戰士窮邊半死生，美人帳下猶歌舞。」

紫雲瞅了他一眼，問道：「我們那天回去呢？」寶珠道：「聖旨一到，就要班師。」紫雲道：「太太、大小姐接到喜報，不知怎麼歡呢！」寶珠道：「他們也耽心夠了，也叫他們樂一樂。」紫雲道：「還有個人，更要樂呢。」寶珠問道：「是誰？」既而一想，臉一紅，不言語。

紫雲笑道：「不要害羞，這回家去，人家放你不過去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休得胡說，倒是我放你不過，早些正起名分來，扶你做了正室罷。」紫雲急了，趕過來道：「那來這些瘋話，你也配拿我取笑？」兩手一呵，伸到寶珠脅窩裡來。寶珠笑得如花枝亂顫道：「好姐姐，饒了我罷。」紫雲笑道：「你還取笑麼？」寶珠道：「可不敢了。」紫雲笑道：「便宜你。」

寶珠起身一揖道：「夫人恩典，恕了下官罷。」紫雲笑道：「明日許少爺也是這個樣兒，不但作揖，還要對你叩頭呢！」寶珠啐道：「這是什麼頑笑，說說就沒意思了。」臉一沉，走了開去。紫雲笑道：「我倒怕你生氣呢！」寶珠啟齒，嫣然回頭一笑，吩咐綠雲，薰了繡被，放宮女進來，收拾殘肴。綠雲拿著金蓮寶炬，請寶珠、紫雲進房，二人對面坐下，吃了兩盞濃茶，說一回，笑一回，摟摟抱抱，同入羅幔，真同一對小夫妻一樣。

次日，王妃又來補祝，見紫雲衿貴不凡，頗為愛敬，管待一天，到晚才去。接著二十五是墨卿大壽，格外熱鬧。又停了兩日，聖旨已到，寶珠、墨卿排列香案，叩首開讀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壯哉松俊！一年勞瘁，百戰功勳。內地肅清，臨疆立定。渠魁就縛，苗國投誠。威震南方，聊代風雷之用；化行南國，同沾雨露之恩。懷遠招攜，齊大夫之功烈；心悅誠服，漢丞相之天威。既建不世之奇勳，自有酬庸之盛典。錫爾伯爵，在帝心所有，善後事宜，悉聽賢卿主政。邱廉罪深孽重，終難逃戮粟之刑，而蠻王革面洗心，猶不失有苗之格。順則綏之以德，歸命者仍許正位蠻方；逆則討之以威，負國者自當獻俘太廟。一經接旨，旋即班師。貯俟卿還；毋勞朕望。

另有一個夾片，寫著官銜：松俊太子太保，進爵一等智勇南安伯；李文翰太子少保，兵部尚書，進爵一等肅毅子；松勇提督軍門，遇缺盡先總鎮，進爵一等毅勇男，劉斌福建省水陸軍門，進爵忠靖男，所移澎湖鎮缺，即著松俊量材補授；木納庵亦進男爵；松筠布政使銜，遇缺即補道英勇巴圖魯。其餘有功，個個升賞，將福建府庫，一半勞軍。

寶珠領眾謝恩，擇定吉日班師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